

幽默漫畫

方成·鍾靈作



新美術出版社

目 錄

『人民』的定義·····	(二)
難得的人才·····	(四)
共產黨·····	(六)
變·····	(八)
一片烏黑·····	(一〇)
好難譯的句子·····	(一二)
可怕得很·····	(一四)
獨眼·····	(一六)
杜魯門說的·····	(一八)
佔領五年·····	(二〇)
主權·····	(二二)
難逃法網·····	(二四)
證人·····	(二六)
最麻煩的問題·····	(二八)
幽默之至·····	(三〇)

義家蘭「月人」

身不由己.....	(三二)
辛苦了.....	(三四)
兩個意思.....	(三六)
不忠實的奴僕.....	(三八)
獨立.....	(四〇)
西歐的人力.....	(四二)
兩種和平.....	(四四)
到中國去.....	(四六)
前非自動.....	(四八)
唯一的需要.....	(五〇)
難爲了專家.....	(五二)
聖誕節.....	(五四)
過節.....	(五六)
誰頂傷心.....	(五八)
成績漸佳.....	(六〇)
見過了.....	(六二)
撤退的原則.....	(六四)

『人民』的定義

華爾街老闆：我們美國人是世界上最富的了，我們人民有的是錢，有美麗的住宅和汽車。

一個外國人：啊！你們真是幸福！

老闆：我們人民生活可真舒服，一個人可以僱用幾十個聽差來服侍，只要你說一聲，事情就有人替你辦好了。

外國人：你們真是安逸！

老闆：我們人民最民主最自由，他想說甚麼就說甚麼，報上，雜誌上就立刻發表出來，即使鬼話連篇，也沒人敢來阻止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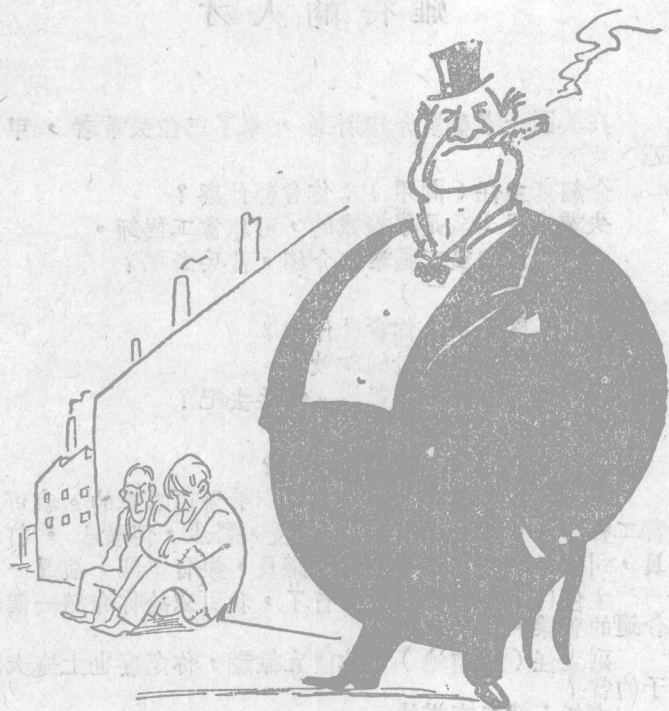
外國人：你們真是自由！

老闆：我們人民可以成天躺在家裏，也可以到世界各處去遊歷，不必做事，一個個養得胖胖的。

外國人：可是，先生，在街上我看見許多人面黃肌瘦的穿得破破爛爛的呢？

老闆：哦，那是工人，給我們『人民』服務的。

木人前作銀



難得的人才

在美國一家職業介紹所裏，來了三位失業者，甲、乙、丙。

介紹所主任（問甲）：你會幹什麼？

失業者甲：我是學機械的，可以當工程師。

主任：國內沒有職業可介紹，當兵去吧？

甲：不去！（下）

主任（問乙）：你會幹什麼？

乙：我可以當會計師和教師。

主任：國內職業很難找，當兵去吧？

乙：不去！（下）

主任（問丙）：你會幹什麼？

丙：我什麼都會，而且都可以幹得頂呱呱的。我可以當工程師，會計師，教師，教授，醫生，傳教士，打字員，司機，警察，律師，國會議員，銀行老闆，演員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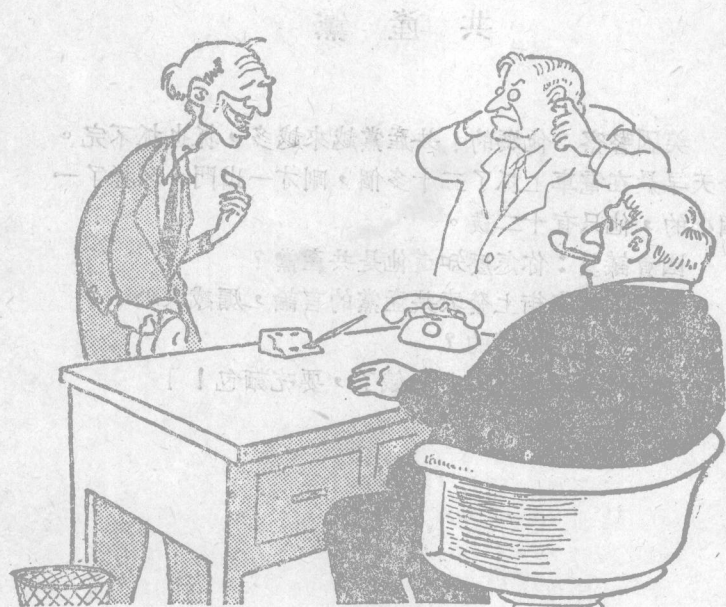
主任（阻止他）：行了，行了，我可以給你介紹一個最合適的職業。

副主任（悄悄地）：他簡直撒謊，你怎麼也上這大騙子的當？

主任：我自有辦法。

副主任：你預備介紹他到那裏去工作？

主任：美國之音。



共產黨

美國警察：他媽的！共產黨越來越多，抓也抓不完。
今天早晨在電車上抓了三十多個，剛才一出門，又抓了一個小的，他只有十二歲。

國會議員：你怎麼知道他是共產黨？

警察：他在街上發表共產黨的言論，煽惑人心。

議員：他怎樣講的？

警察：他居然說：「我餓了，要吃麵包！」



變

在美國的一個工人家裏，工人夫婦在談話。

夫：蘇聯一年年在減低物價，提高工資，我們却恰恰相反！你看，孩子瘦得不成樣了！

婦（幽默地）：我倒有個主意，把咱們的工資提高二十倍。

夫：什麼主意？

婦：我們一天工資是一塊錢，只能買兩個麵包。如果把這一塊錢拿到蘇聯去，可以買十個麵包，再把麵包拿回美國，就能賣十塊錢……

夫：不，你算錯了，一個麵包值五角錢，十個該值五塊錢。

婦：我沒算錯。你想想，從我國到蘇聯來回就要兩個多月。

夫：那有什麼關係啊？

婦：那時咱們的麵包就該漲到一塊錢一個了。

夫：那，照你這種奇特的算法，我們一天的工資，就變成了十天的！

婦：不，變成二十天的。

夫：噢？一天工資一塊錢，變成了十塊錢，不正好是十天工資嗎？

婦：你想，兩個多月的時間，我們的工資早就該減低到五角錢一天了。

黑點



一片烏黑

在美國白宮裏的一個晚上，總統辦公室裏在開談天會。

大門：我每天看見那些部長、議員、將軍出出進進，挺着個大肚皮，裝得一派正經，其實都他媽的鬼鬼祟祟，不是貪污，就是舞弊……

地毯：我想杜魯門總統該好一些，要不，怎能當總統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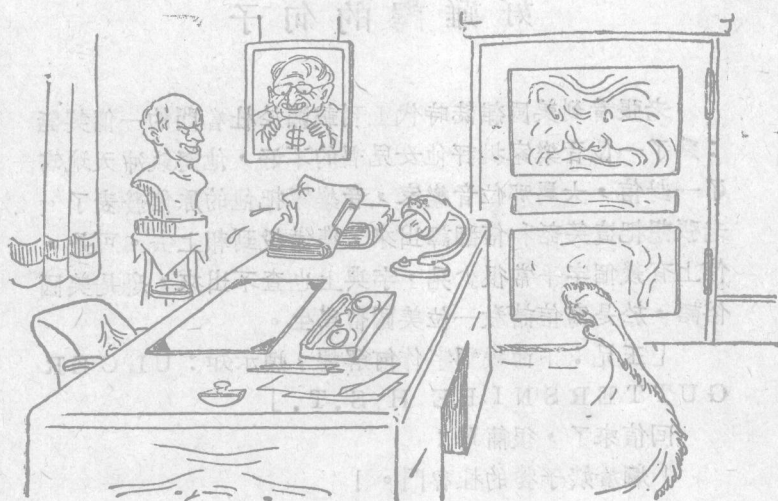
台燈：可是，那天晚上我看他寫信：什麼「爛瘡」啊，「婊子養的」啊，都用上了，有些下流。

墨水瓶：不，他還作弊呢！把國庫的錢給了親戚朋友，復興銀公司的舞弊案審出底細來了。

大門：我看：在這裏，長着人樣子的，沒有一個好東西！

大理石人像：喂，說話得留點分寸啊！我就是一身清白。

帳簿：住口吧，你還不是杜魯門貪污的錢買來的！



好難譯的句子

老張看到美國雜誌時代上刊載關於杜魯門的一個笑話：爲了一位音樂家批評他女兒唱的不好，他怒氣沖天地寫了一封信，大罵那位音樂家，音樂家把他的原信發表了。老張想把這笑話和信翻譯出來，準備投到報上去。可是，信上有幾個字平常很少見，字典上也查不出來，恐是美國俗語，於是寫信請教一位美國留學生。

[玉兄：下面幾個字作何解釋？煩示知：ULCER
GUTTERSNIPE H.S.T.]

回信來了，很簡單：

[爛瘡婊子養的杜魯門。]



可 怕 得 很

杜魯門和他的女兒（就是會唱歌的那一位）。

杜魯門：亞洲是美國的工業基礎，我們要先征服亞洲，再進而征服世界！親愛的，咱們有最厲害的武器——原子彈！它的威力強大無比，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防禦的……

女兒：爸爸，據可靠消息，蘇聯也知道怎樣利用原子能，自然也可以製造原子彈，而且會不客氣地來報復呢。

杜魯門：那……那……

女兒：那怎麼辦哪？

杜魯門：那……不必害怕，原子彈也不過像普通大炸彈一樣，躲一躲就是了。

